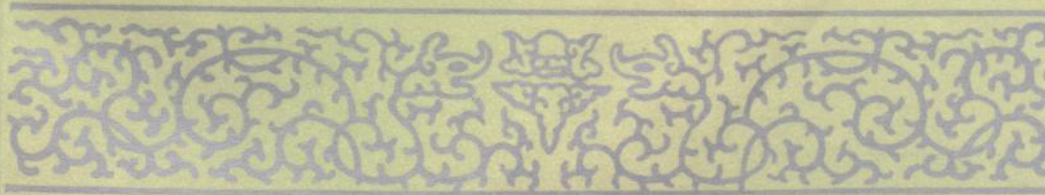


JINDAISHI
ZILIAO

近代史資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93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60/10

近代史资料 总 93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2

ISBN 7-5004-2167-2

I. 近… II. 中… III. 近代史-史料-中国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2895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英国收藏的有关近代中国的部分文献资料选

.....	王庆成 整理(1)
金陵被陷记.....	(1)
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州亲历记.....	(5)
李鸿章致戈登函、札和批复.....	(13)
上海小刀会起义文献和义和团揭帖	(21)
1859 年大沽口之战英军人员亲历报道	(26)
晚清地方行政文书杂件	(33)
嘉善庚申纪事.....	王庆成 整理(44)
黎元洪未刊信电稿	于铁丘 杨西木 整理(71)
天津租界市政章程法规选	刘海岩 译(116)
二十世纪初几则社会习俗及哥老会调查	岳小玉 辑(167)
罗易、汪精卫“电报事件”档案选.....	李玉贞 译(188)
严复关于开平矿案的说帖	李桂华 整理(225)
抗战时期张季鸾、胡霖与日本谈判资料三则	卫金桂 整理(235)
明道会要旨	伍廷芳著 丁贤俊 喻作风 整理(247)
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社评、 星期论文篇目索引(三)	刘 丽 编(260)
鸿篇巨制,嘉惠学林	伍 仁(277)

英国收藏的有关近代中国的 部分文献资料选

王庆成 整理

金陵被陷记

说明：原件木版刻印一大张，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未编号箱收藏，原题之下有双行小字：“愿同心者抄传各省，使天下预知贼毒，早为防范，至嘱至嘱。”是身在南京太平天国治下一个多月而反对太平天国者所作，旨在宣传太平天国的残暴，但其中也透露了太平天国占城之初的若干举措。如太平军多次宣告“不杀百姓”；破城后“沿途喊曰：是百姓皆闭门”，被杀者多仍沿街行走者；太平军每晚鸣锣于街：东王有令，百姓不必惊慌，各安各业；并出示，不许弟兄抢取财物；后令百姓投降，男女分馆编组，参加各项劳作。这些记载颇可研究参考。大抵太平天国以南京为天京，城内举措与所占领的其他城市有别，除朝内军中各官各将分踞各馆外，留在城内的民人也别男女分为各馆，实际上废除了家庭和个人的财产。数年后宣布恢复家庭，但是否仍有民人在城及他们的生活如何，则不得其详。文末附“澄清子”言，称“愚民谓贼不淫掳杀掠，甘受其谣惑”，此件作者“野渡子”之言可破此谣惑。野渡子、澄清子的真实姓名均无可考。

原件曾经折叠，有少数字已不可识，今以缺字符号代之。分段、标点系整理者所作。原双行夹注改为括注，以下

各篇，均同此例。

吁嗟乎，粤贼杨秀清之攻陷金陵也，荼毒生民，惨不堪状，而其实皆由民自取。祁方伯曾出示云：江南富者吝财，贫者惜力。此二句道破江南风气。若使人民同心，富者早捐财，贫者早效力，预为团练，以助官□之不逮，安见城不可保、家不可完耶！乃民无勇义之心，自贻祸害。及贼入城，或一家搜出银数十万，或一家搜出银十数缸，试思此时富者能保耶否耶？或全家掳为贼兵，或全家掳为贼使，试问此时贫者能免耶否耶？

予困城中月五日始脱难，悉见流离苦况，特详述焉。一则望天下之人，踊跃团练，以挫贼锋；一则望天下人洞察情形，勿为贼惑。

贼当未入境之日，先有奸细在城，布流言，贴伪示，皆云不杀百姓，其时百姓多信为然。吁，信以为然，受惑也而即受害。正月二十八日^①，贼逼城下，省垣各门皆壅土堵闭，出入不得。贼攻城自南而北，又遍告于人曰：不杀百姓。并令百姓照常贸易。贼购什物，倍其价以与之。见有乞丐，辄掷钱数百，而百姓更信为然矣。噫，贼之惑人在此，贼之害人亦在此，百姓被其笼络而不知矣。二月十日，贼在仪凤门外十数武静海寺内，暗掘地道，用地雷、火炮轰塌城墙一丈余，纷纷上城，我兵开数炮而杳然逝矣，旗兵战数合而各奔内城矣。城匪下□沿途喊曰：是百姓皆闭门。其未及知与街巷行走者皆被杀。可怜一日之间，尸填街巷。十一日内城陷，□旗男女老幼俱杀尽。又并令人各将眷属另船带去。妇女上船后自溺无数。贼王知之，复将女船追回，□归城内。

越日传言，进贡者可免差。于是贡财帛者有之，贡猪羊者有

^① 指 1853 年（咸丰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之，冀免差也。孰知贼即视贡之重轻以分人贫富而搜掳焉。至十四五日后，则不论贫富，挨户扣门，劫取财物，虽贫家升斗之粮，亦必掳去；或将百姓合家逐出而为贼馆。数日内，通城铺户一空。由是有合家自缢者，有合家自溺者，有合家闭门自焚者。

贼见每晚四方火起，即鸣锣于街曰：东王有令，尔百姓不必惊慌，各安各业。并出伪示，不许其兄弟（贼称其兵皆曰兄弟）抢取财物。百姓之心遂少定。无何，令虽出而掳人如故，且曰不降者三日后令杀，降者有衣有食，无所苦也。是时百姓志虽不降，奈无食何，因而伪降者过半。贼于是按二十五人为一牌，督以司马，每饭之先，有贼造赞美经十数句，着人端坐诵之。四更促起，任其驱使，或抬尸，或抬米，或抬炮，或抬火药，或筑土城，或造贼穴。力不胜者，日受鞭挞而死。迨闻向经略^①大兵入境，贼又驱百姓出城。以不能战辞之者，贼曰：不须尔等战，但守营作饭可耳。噫，岂知一出城而即为前队也哉！

至民之老者，呼名牌尾，驱之上城，击析与劈□□□等事。民之幼者，十岁至十四五岁，多掳去为子。妇女则不许母子夫妻同室，谓男归男，女归女，亦以二十五人为一馆。夫一馆，则使人居住焉可矣。乃南则逐之使北，北则逐之使南。贼率党乘隙复搜。吾见沿街……^②老妇则龙钟潦倒，行屡蹶矣，鞭迫焉而敢不前。少妇则保抱婴孩，几欲死矣，徐顾而复不忍。呜呼，谁无父母，谁无儿女，目睹此景，能不潸然。

二十日后贼王有令，将民间女子逐归北城三条街居住，沽名惑众，不许贼党经过此街。忍心害理，不准百姓母子夫妻相见，合二十余人为一女馆，飭令广西悍妇大脚者管束，搜掳亦无所不至。每名妇女日发糙米四合，其不能自行肩取者，则使自乞焉。

① 即向荣。1853年2月任钦差大臣，追击太平军至天京（今南京）。

② 约缺六字。

三月望，是□大雨，贼又将南门自为女馆未归其受束者数千人，□赶出城，投河死者十之七八。尤可恨者，城内百姓□躏罄矣，而人犹不敷贼用，复令住馆女人抬砖抬米。夫以江南柔弱之风，男子尚无臂力，乃使女子挑□，其不死者几何耶？诚可痛也。

予□□月余矣，见城内逃出者，非借购菜而远颺，即假刈草而他逝，日来□有数万之众散栖附郭村墟，藉延喘息。所幸者，向经略大兵云集，各村墟未遭其毒，皆向经略荫之也。其少远经略之乡，田中豆麦菜子以及牛羊猪鸡，贼犹结党来取焉，则省城以内，凡人与物，盖无一而非贼有矣。

予以目击此情，身受此苦，举以为天下告。愿天下同心，富输财，贫勇出力，各城各乡，自相团练，上以保国，下以保□，勿蹈吾江南故辙也，是即作者之厚望焉。

野渡子记于屏山之轩

澄清子曰：呜呼，野渡子之言，可谓彻底道破□□矣。奈何犹有愚民谓贼不淫掳杀掠，甘受其诱惑，信其诈伪，以为办礼进贼，便可安然无事□□□□说者不惟开门揖盗，抑何愚而且悖也！贼自粤西窜出以来，衣食之资，船物之众，使非掳掠，何□□□各省荼毒之苦，昭人耳目，不待烦言。现在盘踞金陵，亦可算为巢穴，若果不害百姓，何竟惨杀□甚，而况窜游之地耶？我圣朝二百余年，豢养生成之德，不为不厚，待士之恩不为不重，自祖宗以至一身，何非受国家之恩泽？当此之时，亟应图报，何不将办礼送贼之银□，备置器械，预为战守，村村连络，人人团练，行坚壁清野之法，互相守望救助，使村野无所掠，不出□月，必自坐毙，何难灭此穷寇。若虑贼众，独不思虽多□不过数千，其余被胁暂从，每多逃散，故得地而不能守，掳人而不为用，似此乌合，何能抵我一县百万数十万人民之众乎？以此思之，可奋勇无惧矣。

况众志成城，齐心一力，万无不胜。故连络防练不但为忠义

□□□上报朝廷，下卫里闾，而实系自保身家性命之至计。设如各处愚惑，送礼被掳而死，则终为乱贼、为丑鬼。愚因野渡子之言，毫无一虚，兼以身受其害，故不禁潜然愤痛，详加赘述。惟愿各州各邑共发天良，一里一乡尽行团练，切莫信贼诱惑，待至被荼毒之时，父母妻子兄弟离亡惨掠之后，再行连天叫苦，虽万悔无及矣。此祷，切切毋忽。

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州亲历记

说明：本件原题“论杭州一再遭发匪陷城故事”，红丝八行纸墨书正楷29页，剑桥大学未编号箱收藏，不著撰人。从文中可知，其人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杭州后曾被太平军俘获。察其文意，当是杭城中人亲历目击所记。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即咸丰十年（1860）春二月，忠王李秀成从间道袭浙江孝丰、武康，两三日间经狗葬、良渚，直抵杭州武林门外，咸丰十年二月廿七日破清波门入城，引动包围天京的清朝江南大营分兵来救。三月初三日撤出杭州，又从间道急返南京，与诸王会合大破清兵，江南大营遂被击溃。这是李秀成本人也是太平天国军事上得意之笔。

李秀成自述及清朝官私文献对此役均有记载，本篇主要情节与人、时、地均与其他文献相符合。其突出者，记杭城首次被太平军攻占前的民风及绅民昏昏如醉的奢靡情状，细致入微，是极好的背景资料。又记太平军先锋抵武林门后清方的部署及太平军破城情况等，也为他书所不载或所不详载。另记太平军退出后清兵向百姓称“非吾等打败发匪，尔等身家性命安得存全”，以致“兵民抢夺（财物）约有十日”等情况，不仅透露了清军的风纪，而且也说明了清军的腐败，使李秀成得以安然回军天京，攻破江南大营。

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杭州是在辛酉十一年(1861)冬。清方文书多记时在十一年十一月廿八日,或云巳刻,或曰辰刻。本篇记太平军“仍由馒头山旧道而进,其时十一日廿七日破城”,微有出入。根据李秀成“自述”,他为等候天王御照赦免满人,破城后四日尚未进攻满营。但破城时被俘获释的浙江布政使林福祥在次年二月却称:“二十九日太平军攻扑满营,十二月初一日破之。”今之史家据林福祥说,以为破城后数日未攻满营之说为不确。而本篇则说:太平军破杭州后第七日始破满营,将军、都统、旗兵均自缚火药桶自殉,并说有营外观者,见有47处火头;又说只有钱塘门一带旗兵不愿殉难,自开城而逃。言之凿凿。凡此均足供治史之考镜。

篇中记杭城被围困两个月中因缺粮而民人倒毙和人相食、人食尸的惨状,令人触目惊心。篇中称抚台王有龄无惻隐之心,令民人食观音土,又记忠王李秀成晓谕说,恐伤人命,不忍以炮火攻城,希官绅献城,太平军“立誓封刀,并带粮食而进”。破城时“果不开刀,随带薄粥盐菜,沿途施舍。城外大庙,亦设粥厂”。作者被掳后,“至鼓楼湾帽铺内,有发匪云:快饮薄粥”。这些记载,实为难得之文献,也可见作者的某种属意和观感。文中错别字由整理者以[]注明,重要缺漏字以【】补明;若干处并酌加脚注。

首次在咸丰十年,岁次庚申,二月廿七日黎明破城。先将风俗谣传并设防御大略记录一二。

杭州向称出过三仙二佛繁华胜地,城中难寻空地。东西二大街市面热闹,除三拨营在东小教场,在西二大空地,其余巷街充满房屋,皮昆连桥大街、荐研大街、清河坊大街,皆是购买食物聚处,俗称推背街。南北大街分上中下三段。并满营中丁册,约

称百万。

先在咸丰年，发匪攻破南京，杭州大为震动，城中百姓纷纷逃避，约有十分之四。后传闻天王洪秀全坐落南京，俟攻破北京再制服南方诸省，所有各处尚觉太平，杭州逃难之人复原。到咸丰八年，谣言倭子造反，宁波已破，乍浦已到，传闻外国兵丁在民间秋毫不犯。为此杭城逃避之人不多。于是谣传发匪所为，奸杀过度，喜食小孩之肉，男女人等闻之惊惧。因数年以来，仍然太平气象，官民谣传，作为老僧常谈而已。

杭州城中奢华过分，男女服式时样翻新。又称为月华裙、百幅裙、明暗八仙裙，非需百工一条不可。又女袄名为百花袄，满西厢、满罗汉，绣工必需数百工。又男服春夏秋冬单夹皮棉之外，每日应天时阴晴晨暮更变，随气象之色而更换耳。城中每日不是台戏，即是堂戏。每年中各庙之神圣诞无有间断，迎神赛会无奇不出。温元帅之日，年年五月十六出会。更或有紫微〔薇〕、乌龙、东岳等名目不一。绅民昏昏为醉，忘却发匪作乱之要事也。

先于咸丰九年夏间先到衢州，缪梓在衢州守城甚好，未破而退。十年二月十九日，忽有如败兵者由梁渚、苟庄而来，欲冲进钱塘门，幸而守城满汉兵丁看出情形，即时闭城。而发逆遂退转武林门外大街杀人。以后遂至昭庆寺，意图攻城。抚台遂传令将钱塘门至昭庆寺一带民房烧毁尽净。不料忽于咸丰十年发匪逼近杭州，由常、玉山一路而来。城中官绅设防，用三丁抽一之法，民人皆要守望相助。大街小巷挨户门首插尖角小旗，一面青边白心，内写“协力同心”四字。高脚灯笼一管，亦号以上四字。竹钉枪一枝。日间上城墙数次。城上有插府杭四营守兵旗帜。各城门八旗兵丁，弓箭刀叉旗帜。城上炮台，各安大炮。城齿皆挂竹牌，以防火箭。夜间，民团均须上城助威。城上及城中街巷灯火照耀，犹如白日。不料发匪逼近，探马报称已至富阳，城中官民

惊惶，抚藩臬学台、道台、运台、将军集议，抚台坐城观战，学台巡城，各司道弹压民团，上城助威。前有招募西湖水师营兵作为前锋，外调张玉樑统带小队营勇作为二队，臬台随带福建、广东招集蚱蜢汀骁勇作为三队，抚杭四营分半一千二百人作为四队，其余各城门站威，满营八旗兵丁分半八百人作为五队。将军压阵，都统守营。陷城之前数日，探马又报发匪到六和塔、乌龟山安营。城上瞭望，满山皆插大小旗。发匪不常出队，沿山环绕，并未越至江干抢掳，是以城门不闭。

十八日，城中愚民依旧按例至天竺山观音殿行香宿山。十九日，城中各官照古理出队迎战，前锋已至洋洋桥，发匪即率队冲突而来，未战溃散，压队之将军直脚飞跑而回城内，至营门吊桥，因吊桥年久，朽污未修，以致马失前蹄，插入破孔之中。将军随马而下，靴落马蹬，帽坠河中，即有人说，将军已跌三段矣。自此，城门紧闭，吊桥抽起，照旧守城。

发匪当时拔营至馒头山驻扎，用大城河船两只，合覆于地，用江山所掳开煤矿之工人，凿通地沟暗道于凤山门至清波门居中，土名黄泥潭，用棺木装火药，塞大炮台之底。城中军民人等如入梦中，毫无知觉。不料二十七日，于清晨勃然轰炸，炮台守台黄岩兵欲放大炮，炮炸台毁，一时死伤三百余人。发匪就此而入，后由三门而进，霎时间上城皆有发匪杀人放火，各街乱闯，耳中但闻鬼哭神号之声。当时旗营五小门之外，折毁近城房屋，恐防发匪藏匿。发匪亦即各要口筑土城，均用棺木、箱笼、大厨等物为之。每日掠取金银宝物，强奸妇女，又不攻打旗营，亦不越过众安桥之界。因下城锡箔铺、机坊二业中人齐心，亦筑土城抵御，因此钱塘、武林、艮山、太平四门之人受害者少。

如是者数日。忽于三月初三日闻得发匪尽退，城中胆大好事之人见富家屋内无人，即随手牵羊取物。旗营中知之，尽出所有之兵掠取民间，不分大小店铺、贫富居民之家，无物不要，口称

非吾等打败发匪，尔等身家性命安得存全？如是者兵民抢夺约有十日。抚台罗遵[殿]破城时吞金而亡。杭州府麟趾策马携女冲出城外。运司缪梓被发匪杀于本衙门口太平社前，剖尸剜肠，掷于运司河内。臬台段光清逃避无踪，后闻逃至绍兴城中。贫民游手好闲之辈，登时家中雇有奴婢，轿马出入，居然有显者之荣。遇难之富室并平常之百姓，事后反避远乡僻井，以致市面寥寥。所有饶幸而富之人，不数月之间即见其显出现形，剃头、抬桥、作工、乞丐及狱中逃犯、官家隶役等辈，皆守原职，城中景象太平，所有避难诸人纷纷仍归故里，安居乐业。此乃发匪首次陷城之事，大略如是。

克复之后，满营未破，张玉樑克复杭城，城中有瑞将军作主。段光清从绍兴回杭，将军即委彼署[署]潘[藩]司。后因未守而逃被参。段光清在宁波官声甚好，有段青天之称，可惜遭了发匪之乱，人称之为天青缎矣。未破城之先，城外每夜有火光通宵。破城之后近营门亦火光通宵，每日黄昏后即见有火光矣。

又将二次发匪复陷杭城大略情形记录。说杭城复遭匪困，自癸亥^①九月下旬由萧山而至钱塘江畔，又由下河塘西大关而进。发匪用意，竟非一日之功，而官场所得惊耗，隐而不宣，以致绅民绝不知之，所以民间仍然照常嫁娶、庆寿、交易，异常热闹。于癸亥^②年间民所见者，外兵过境如梭。亦闻得抚宪王有林^③委胡雪岩将牙厘局所存之银，出外购粮，以供军民之需。而官场早知发匪逼近杭城，或先暗使家眷而出。此次城中官民并无设防之意，为此，一得以上凶信，即将十门紧闭，用土袋塞堵，坐以

① 应作“辛酉”，即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

② 应作“辛酉”。

③ 时浙江巡抚为王有龄。

待毙而已。故此合城人民只有官场眷属暗由坠〔缒〕城而出。城上不过满汉兵弁数人。绅民不得坠〔缒〕城而出。所有发匪已知各官守城不战，即迁营围之近城四方各要隘。诸匪至近城乡镇掳掠数日，出令安民，仍然交易往来。惟城中久困无粮，苦况情形不堪，言语形容仅可道及十之一二。城中向无积蓄之粮，故逐日所需之粮由长安运至湖墅珠儿潭米行，城中各米店每日贩就，故此城中贫富均摊不满五日之粮。目今亦然如此。然当时兵民各受饥馑，营官反令兵卒持刀向民索取粮草搜罗食物为名，以致翻笼倒箱，掳掠金银宝物，甚至天幕地板拆损，无所不至。

缘此富室贫民屡受饥饿之苦，初则可购药材、南货等物充饥，既则可购苧麻、草根、甘露、浮萍、杂草饱肚，再则家中所有皮箱、钉靴，凡属革类者，浸入水中，以待进口。更有枕中豆壳、米壳，煎汤饮之，惟酱园中喂猪之二酱并杂油可取代食。此时，日无雀鸟之音，夜无犬吠鼠扰之声。街上行人不分老幼，颈〔筋〕骨已倒其半。欲以金珠掉换可食之物，惜乎！往来之人不能昂首相见，以致对碰倒地蹶之，自不能起，傍人亦无力助之。不多数时，伸手躺脚，拍口呜呼，环视者不以为怪，明知彼此先后而已。

如此凄惨情形，抚台无怜悯之心，仍然出示安民，说即日大兵可到，粮食已至钱江壁子门外；今有观音显圣梦示，在艮山门内有观音土，其色苍白，可暂充饥。于是乏食者搬取而回，以油酱烹烧，其味大可适口。凡食之者，安卧不得而起，魂归阴府矣，不下万千百人。遭此荼毒，不忍言状。街中所见稍有壮实者，人陷之为细作，取刀而杀之。予见于羊坎头西北拐角空地，为首割取者，向业点心生意，素识之，割取手脚股肉，剖腹取心肝肺而回，不多时，全身已不见矣。又见三桥趾庵堂后河门首有一老尼，手持柴刀，旁有瓦罐，在河边不知刷洗何物。有一同窗呼予快来观之，予即视之，乃一人首，不见发辫，只见老尼以剪

刀剪去皮毛后，以柴刀劈之，入罐而进。此乃初见食人之始也。

城中却有通匪之人。每日发匪有中王^①之晓谕，谕及不忍以炮火攻城，恐伤人命，尔等官绅兵民献城者，立誓封刀，并带粮食而进，决不食言。官等拒之不允。如是者延至半月，发匪无奈，仍由馒头山旧道而进，其时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共计围城两月有余。

匪入城时，果不开刀，随带薄粥盐菜，沿途施舍。城外大庙，亦设粥厂。破城三日后，城中所有老弱男女，驱之城外粥厂。

城中满营，第七日破之。营中旗兵官弁，将军、都统预出号令，发出火药，每家兵丁给发三斤，官弁衙门每给一桶，将、都二衙门，每给四桶火药，候发匪破营时将军号炮一响，众家齐放火药，彼此身殉。此时营外观者见有四十七处火头，所以营中变为瓦砾之场。只有钱塘门一带旗兵不愿殉难，自开城而逃。不料发匪截路，死伤凌辱者不知其数。故于克复后，杭城旗兵第存三十一人耳。

发匪进城时，予遂被掳。至鼓楼湾帽铺内，有发匪云：快饮薄粥。见有被掳者六十余人。至夜间，另有一房，呼之一一而进。樑间挂绳索一条，即将所掳之人将两手足大指缚住，面向地，抽索而起。或有未捆而招出金银藏于某处，或吊打实有藏者。如此半夜之中吓诈吊打已有四十余人，惟裁缝、小孩概不受辱。内有本铺一瘠者，吊之甚久，发匪揣其店中所有银洋，尽托彼藏之，故只一人管店，不致露风也。次日，发匪随所招之人起藏之物而回者有之，或受刑不住讹招者亦有之，仍然发辫绳索穿之，拴于柱脚。至夜间，发匪中有善者释之。至第三日，所在者不过十余人而已。因中王出令，令老弱男女尽驱逐城外。

^① 即“忠王”，李秀成。

此次城中发匪并无烧毁房屋，皆择大产〔屋〕居住，小屋拆之代柴。三日之后，城乡出示安民。城中发匪欲出城取什物，各署均给牌示，须执牌与守城者，回时仍将此牌收回。中王当即坐落苏州，杭州全归听王把守。过三月，【听王】调至嘉兴，杭州调桂王^①署理。发匪所为者，或城中无粮草，不^②常往乡掠取食物等等，俗名谓打抽风；城中缺柴，或至近城孤庙、乡间房屋拆毁而回，名曰打柴火。所有城中发匪，无差不得擅自而出城门，关防甚严。有所进者，盘查详细来历，才得入城。城中日暮时，必先诵赞美诗句，名为敬天福。匪首蹲上位，堂中两旁排列位子，老匪新匪务须至堂，分列两旁。堂中设案桌一张，皆挂桌帟，案上签筒笔架俱全。匪首出声，众匪随之。词曰：

赞美上帝	为天圣父
赞美耶稣	为救世圣祖
赞美真神	风为圣灵
赞美三位	位合一真神
真道启谕	世道相同
能救人灵	享福无穷
智者踊跃	极至为福
悟者心悟	天堂路通
天父宏恩	广大无边
不惜太子	千降万劫
人知悔改	魂得升天
杀尽妖魔	天子万年

即将此诗编为暗号，每日更换其中字句，或一二字，或一句或二句。人若见之问及今日有何口号，答者一半，问者亦须一

① “桂王”，应指“归王”邓光明，与听王陈炳文同为忠王李秀成部下。

② “不”字疑衍。

半，杜防奸细混入其中。出兵号亦然如是。此号出于一王之口，众头目听令而归，即授于属下，男女老幼无不知之。设有王谕，出兵大头目择隙地登台宣讲道理，谓此次出差，尔等务须奋勇，得胜而回可得奖赏，或给凭照，匪称妃子，准尔等配妻之据，匪号称为贞人奶奶；更有金银宝物分赠，升官进爵，享受无穷之福矣。出队时亦须敬天福，或杀人祭旗而出。匪首升官，所称不一而足。或称司马、百长、军帅、旅帅、通政司，皆有文武之分。其上或称某天侯，或称燕，或称福，或称御，或称安，或称曹将、主将、天将，其上或称某天侯，属天王所管。

匪时风俗，难以言尽。服式男女均系绿黄色者重之，头目可用黄绸包首，著长袍，穿龙靴。平等者红绿短衣，赤足麻草鞋，须用布扎腿，冬夏黑色单裤。女人服式如常。王之服式，黄绸巾裹首，拖至脚后，黄袍或绣龙图。王妻匪称王娘，又以黄巾包额，边缀珠宝，短黄袄绣凤，裙亦绣凤，不论颜色，足登凤鞋。男女皆拖鞋而行。王娘出临，用黄巾兜轿杠上，前后或立童女八人，多少不定。适逢新正，王府以及属下居住署宅门首均贴春联，彼此道贺，即不相识者亦可往来。供客皆用茶点。最喜行灯，扎出异样灵巧，各式不一，或小孩歌唱跳舞，或高跷显技，或旋绕高低，或隐或现，奇妙不测。尽春季而了，各得其赏。所有最可恶者，匪云若不食人肉者不猛勇。故人肉暗摊在杂肉之中，使人食之。更有取人心熬油谣传。人心最喜金银，有藏者以此油点之，火花射于所藏之处而可得之。匪之所犯，不循天理人情，虽横行十三省地界，一旦忽然涂地之结局也已！

李鸿章致戈登函、札和批复

说明：伦敦英国图书馆藏“戈登文件”（GORDON PAPERS）很丰富，其中的中文文件有关中国近代史料者，向